

中國SARS蓋不掉台灣文學的腳印

——《2002台灣文學年鑑》編後記

總策劃

鄭邦德

一、

《2002台灣文學年鑑》在2003年暮夏溽暑中定稿了。在台灣文學研究的里程上，這固然只能算是另一個腳印，或另一次例行的收成；但從策劃調度的角度來說，今年應是相當特別的一年。

由於中國肺炎SARS對台灣的肆虐，至今不但奪去86條人命，台灣全島其實更是備受凌遲。因此文學年鑑編纂過程中，校園內外人力資源的匯整和協調，自然也受到波及和考驗，以致略受耽擱。

如果對照社會百態，即使只舉最近各級學校的畢業典禮為例，也是因著中國肺炎的威脅，而飽受唐突。拿大學來說，四年前，才做了一天新鮮人的大學新生，第二天台灣就遭到921大地震，以致開學典禮倉皇取消；四年後，這批學生的畢業時節，台灣又遇到中國SARS的蹂躪，以致教育部通令全國各級學校停辦畢業典禮。面對此情此景，大家雖知道要高度警

覺，共體時艱，但在講究學歷、重視文憑的台灣，一旦儀式化的集體心理需求不能獲得滿足，學生、親友和家長——而在畢業季節裡，這幾乎就牽動整個社會——的失望，可以想見。學校當局往往也絞盡腦汁，在安全與法令的極限邊界游走，尋求給學生和家長一些補償。僅此一隅，已可見SARS的陰影和後坐力，至於其他社會層面的重挫，一時更是難以估計！

二、

然而，我們認為既然已面臨急急如律令的SARS，大家當然應該全面優先應對；至於委曲達成地想出各種別開生面的畢業典禮，其實不應是因為今年在SARS淫威下才採取的消極替代和補償，而是本來就該的突破窠臼，開創新局，原不必與SARS有關，只不過這次藉著SARS的威脅，而「順風推倒牆」，趁機實現而已！

平心而論，過去式的畢業典禮太制

式、太僵化了，對有識者多年來的活潑化建議和他山之石的異國風情，似乎都無動於衷，只管一味的唱「國歌」，敬「遺像」，邀官員，甚至巴結政治明星，原是主角的畢業生，不論學士、碩士、博士，反而都成了「聽眾」甚或儀式的「道具」！今年雖藉SARS之力而摧枯拉朽，但這些違反人性的障礙，豈不是本來就應該果敢革除的嗎？至於開學儀式和畢業典禮，其實不需被誇大；何況認真來說，921大地震和SARS風暴，正是當年份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共同記憶，將來以此成爲入學時或畢業時的特別回憶，遠遠勝過其他年份的畢業生！

台灣文學年鑑的策劃和編纂，道理也相同，守經達權，以充分反映當年份的文學菁華和年鑑要義而已。

三、

我寫了將近四十年的日記，近年來由於年事漸長，閱歷稍增，記事也漸見深刻扼要而周延。最近的十幾年，我幾乎年年趁著農曆春節的連續假日，重讀自己那一年的日記。那是非常有趣且受用的行動，也可以說是極大的享受。因爲每年都是獨特的一年，個別看恰像年鑑，獨特而無可取代；聯貫看好比通鑑，前後而可以證補。即使最近在蒐索靜宜大學中文系「系史資料」的時候，也從中獲致不少的

訊息。準此以觀，相信文學年鑑之於眾人，更勝於日記之於個人。

再說，年度的特性和年鑑的內容，本就互爲表裡；偶然的變數如SARS，雖影響今年年鑑工作進度，但其實不影響年鑑應有的內容與功能。例如1979年，我的老師丁邦新先生的〈一個中國人的想法〉；1993年余英時先生的〈人文研究斷源頭，泛政治化最可憂〉；加上最近，2003年7月，龍應台女士的〈五十年來家園〉、〈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等文，當然各自代表了各該年份聳動一時的一些個人思維，卻也可以讓我們將之串連起來做一些考察，但基本上他們已不能像威權時代完全阻止台灣本土化與主體性覺悟的腳步。因爲就在如今2003上半年裡，台灣的「國語」已覺悟定義爲「國家語言」，而不再等同於單一的「華語」或「北京話」了；中學「國文」的課程大綱改弦更張了；師資培育多元化的結果——雖然面對新的就業市場秩序尚待調適，而一時被刻薄者誣爲「流浪教師」——登場了；有了台灣文學、語文系所，大學「中文系」或「國文系」不能再獨家壟斷「國文」或「本國語文」的學術領域和就業市場了；甚至國家考試的「國文科」及其周邊機制，也已面臨質疑和檢驗了。一切都在變動之中，逝者如斯，並不因爲中國肺炎或少數個人的中國霸權論述而稍有停留；而本土化的努力也不能稍有鬆懈。在

這樣的時代腳步下，將來2003的台灣文學將因而呈現何等風貌，自然會反映在2003的台灣文學年鑑才是。

這一點才是此刻《2002台灣文學年鑑》殺青前夕的心情！

四、

回顧《2001台灣文學年鑑》完成時，由於一年來工作進行中與各作家、各校園、各團體的互動逐漸頻繁，資訊的蒐集也漸見順暢，無形中對於《2002台灣文學年鑑》的編輯工作，和「台灣文學紀事編年」與「當代台灣文壇議題」的教學實施，都形成了助益；而且我們對於文學年鑑的功能和價值，也因此體驗得更深、更貼切。

中國古話說：「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年鑑當然只能算是「文藝」，人力充足，就足以擔當；「器識」則更高深幽遠，比編輯工作還要更先且更嚴肅地講究，這就必需以開課討論為能事了。課程設計若得體，學生除了學分和成績之外，對於文學、年鑑、編輯等的理論和實際，必有涉獵和成長，而其重點更在於：一方面以閱讀行動做引導；二方面以文學教養培育文藝青年；三方面藉重教學設備和人力編配，合力建立年度文學資料庫；最後才是用資料庫供應編輯構想所需的材料，而編成年度的文學年鑑；而年度

的文學年鑑編成之後，因為資料庫仍在繼續成長，因此永遠可提供該年份文學年鑑再版時，校訂增刪、與時俱進的功能。

不僅如此，《2002台灣文學年鑑》的策劃編輯，和「台灣文學紀事編年」與「當代台灣文壇議題」的課程教學，更藉重了從1996年至2001年的年鑑成品，實地印證了執柯伐柯的宏效，也就是直接以年鑑做教材，讓學生探索年度的文學議題和年鑑的編纂要領，如此一來，成效的確是雙向而顯著的。這是今年一項總體的進步。

更有甚者，我們在這次的策劃編纂和教學歷程中，更領會出理想的年鑑專業教室，如何和文學年鑑相關課程的教學團隊，做成軟體、硬體相結合的規範藍本，以便迎接更可憧憬的未來。

五、

這些心得和構想，除了有賴於全體工作人員的窮則變、變則通之外，更多虧全體選修「台灣文學紀事編年」與「當代台灣文壇議題」的同學，若非他們「從做中學」而協助蒐集初步資料，則資料庫的建立，必更緩慢；文學年鑑的取材，必更費事。所以我樂於提到這些同學的名字，包括：

東海大學中文系：

王慧婷、王盈婷、白宇承、余曉綺

吳足玲、呂秀靜、李正昇、李欣瑾
 李晏瑜、林佳叡、林雅蕙、紀素如
 胡之薇、夏心如、夏淑慧、徐長寧
 徐麗媛、張書喬、許珮慈、郭文玉
 陳孝貞、陳英鳳、陳珮琪、陳雅雯
 陳麗雲、彭于珊、曾嘉美、黃依玲
 黃怡菱、黃郁雯、楊怡真、潘韻竹
 蔡沛霖、鄭珮君、賴麗惠、謝依靜
 謝明真、藍崔銀、顏嘉儀

以及靜宜大學中文系：

方怡儒、方筠琪、王郁芬、王涵德
 王鈞慧、李彥廷、林昆源、林唯莉
 姚錫林、翁靖媛、高婉甄、張秀瑩
 張明權、許雅筑、許瑞原、陳毅華
 程文俊、黃婷鈺、廖宇涵、蕭娛文
 羅郁雯、羅賢君

他們之中，有幾位已考上研究所，而更多人直接繼續奮發在台灣文學探索的道路上，實在都值得加以造就。據其中多位參與年鑑編輯工作的同學熱烈表示，今後盼望能繼續參與下去，以便共同深化年鑑實務，並探索「年鑑學」的底蘊。

而正在這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的國立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又把《2003台灣文學年鑑》編纂計畫繼續委託我們辦理。忝為側身「台灣文學紀事編年」與「文壇議題」的教學者，和2001、2002、2003台灣文學年鑑的總策劃，我和全體團隊伙伴都絲毫

不敢鬆懈，深怕有虧付託。因為台灣文學不但要穩定前進，並且必須持平端正，避免傾斜。

六、

只有土地對文學是真情的，所以台灣文學不但要做台灣土地的後衛，台灣文學也應做台灣土地的前鋒，台灣文學在台灣，就像中國文學在中國，應該四時行焉，無所不在。爲了見證土地與文學，爲了貢獻文學的研究，對台灣文學做客觀周全的紀錄，以及永不懈怠的深耕，就都必須繼續堅持下去！

附啓：

《2001台灣文學年鑑》「紙本版」編製過程中，因文字檔變動時與圖形檔切換操作步驟有出入，致所編製的〈索引〉，有一部分產生誤差，謹此致歉。事後爲補救疏失，已將「索引」加以訂正重編，登載於靜宜大學中文系的網站上（網址是www.pu.edu.tw/~chinese），可自行下載。又《2001台灣文學年鑑》的「網路版」、「光碟版」，亦可參考。

《2002台灣文學年鑑》之勘誤，將比照上述要領處理。謹啓。